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分析马克思主义 新论

[加] 罗伯特·韦尔 (Robert Ware) 编
凯·尼尔森 (Kai Nielsen)

鲁克俭 王来金 杨洁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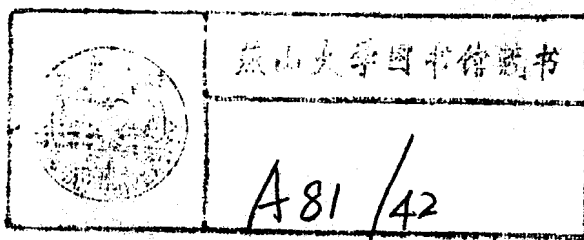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分析马克思主义 新论

[加] 罗伯特·韦尔 (Robert Ware) 编
凯·尼尔森 (Kai Nielsen)

鲁克俭 王来金 杨洁等 译

05
10
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389781

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加]韦尔,尼尔森编;鲁克俭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7-300-04283-X / D·673

I. 分…

II. ①韦… ②尼… ③鲁…

III. ①马克思主义—分析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

IV. ① A81 ② D 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6900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

[加] 罗伯特·韦尔(Robert Ware) 编
凯·尼尔森(Kai Nielsen)
鲁克俭 王来金 杨洁等 译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本社网址:www.crup.com.cn

人大教研网:www.ttr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6.75 插页 2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41 000

定价:4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编委会

顾 问 徐崇温 李景源 叶汝贤 陈学明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郑一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治河 刘元琪 李惠斌 杨金海 余文烈

陈振明 陆 俊 欧阳英 曹荣湘 鲁克俭

Analyzing Marxism
New Essays on Analytical Marxism
Edited by Robert Ware & Kai Nielsen
Copyright ©2000, 1989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Calgary, Alberta, Canad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加拿大哲学杂志》和卡尔加里大学出版社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总 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

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

① [美] 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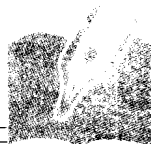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目 录

导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被分析的	
..... 罗伯特·韦尔	(1)
第一部分 分析马克思主义：复兴抑或	
背叛？	(23)
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	
..... 安德鲁·莱文	(25)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活的东西和死的	
东西？	理查德·诺曼 (49)
分析马克思主义与道德	
..... 肖恩·塞耶斯	(66)
何以误解马克思	曼德尔 (86)

第二部分 方法论和微观基础	(109)
埃尔斯特、马克思与方法论.....	约瑟夫·麦克卡尼 (111)
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政治：阶级冲突的 微观基础.....	丹尼尔·利特尔 (132)
共同体、传统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六条.....	弗兰克·孔宁翰 (162)
方法论个人主义、心理学个人主义和对理性的辩护	理查德·施密特 (182)
第三部分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	(201)
对财产关系和剥削的再思考.....	约翰·罗默尔 (203)
罗默尔的经济哲学和形式主义的危害.....	德鲁·克里斯蒂 (211)
论对棉花、粮食和劳动的剥削.....	戴维·施韦卡特 (221)
分配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对罗默尔、柯亨和 剥削的深层思考.....	杰弗里·赖曼 (234)
人人都应该对剥削感兴趣吗？	加里·戴姆斯基 约翰·埃里奥特 (260)
剥削和平等：作为非商品形式的劳动力.....	亨利·莱科克 (292)
第四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与意识形态	(305)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历史进步.....	德布拉·萨茨 (307)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威廉·H·肖 (332)
理性与异化.....	阿瑟·里普斯坦 (351)
为丰裕辩护	P.V. 帕里斯 (365)
跋：论历史进步的根源.....	凯·尼尔森 (387)
译后记.....	(418)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导论：马克思主义是 如何被分析的^{*}

罗伯特·韦尔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一、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

“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如能被正确理解，就是值得庆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这样一种现象：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中都有许多优秀人才投身其中。在过去15年里，在学术学科主流中兴起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研究热潮，而其最初推动力来自浸淫于分析传统的哲学家。在此前的60年中，

^{*} 我很感谢凯·尼尔森帮我澄清和纠正了初稿中的几个问题。

分析哲学实际上没有谈论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被认为在哲学上不值一驳。伯特兰·罗素的写作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话题，但他只将对马克思的评论局限在通俗文本中。卡尔·波普尽管在哲学上严肃对待马克思主义，但他却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上，而且这种批评也完全被其他分析哲学家所忽视。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更强化了他们对分析哲学的拒斥。在英美学术圈中，这种拒斥在英国的《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杂志和美国的《泰劳斯（Telos）》杂志（这两家杂志都关注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涌现的著作）上表现得最为持久。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现运用分析哲学传统方法（论证严密、概念明晰）分析马克思著作核心话题的研究。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有G.A. 柯亨（Cohen）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1970）和阿伦·伍德（Wood）关于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文章（1972）。随后很快出现了一大批有关这两个主题的文章和著作。仅1978年一年，就有柯亨、肖（Shaw）和麦克默特里（Mc Murtry）等三本运用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出版。大约同一时期，关于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研究也一片繁荣，重要的文章都收在阿瑟（Arthur）和肖（1978）、马歇尔·柯亨（Marshall Cohen，1980）等以及尼尔森和帕顿（Nielsen and Patten，1981）主编的论文集中。与此同时，许多公认的分析哲学杂志都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各种话题的文章。还有许多论文集出版，其数量在1983年马克思去世百年的日子前更迅速增加。到1989年，由G.A. 柯亨、约·埃尔斯特（Jon Elster）和罗默尔（John Roemer）主编，旨在探索一种“新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理论研究”丛书已经出版了6卷。“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出版势头至今不见减弱。

然而，应当正确理解这种名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喧闹和出版的一阵风现象。分析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现象，把它看作是一个运动或学派就是错误的了。把它看作是一种理论甚至一种“范式”（不管这一负载过多含义的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同样是错误的。对这种现象还有其他几种称谓，这本身就表明了研究是分裂的。除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外，还有“博弈论马克思主义”、“新古典马克思主义”以及“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等几种叫法，称作什么完全以作者的情况或关注的焦点而定。在这里，我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分析马克思主义有好几种，它们在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甚至研究内容的深浅程度都有所不同。

研究路径的差异在先驱者早期的自述中清晰可见。G.A. 柯亨很清楚，

他的研究工作限定在“明晰和严密这一使 20 世纪分析哲学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标准”(Cohen, 1978, IV)上。埃尔斯特断言,柯亨极好地做到了这一点(Elster, 1985, XIV)。以类似的风格,理查德·米勒(Miller)试图表明,“马克思对现代哲学包括分析哲学来说是经典”;相应地,“英语圈哲学那种细致、抽象以及富有想像的分析传统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做出巨大贡献”(Miller, 1984, 4、6;也可参见 Miller, 1983)。

本书的大多数撰稿者都赞同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一目标。他们中多数人毕竟一直受英语圈哲学的主导传统即所谓“分析哲学”的强烈影响,因此无论如何他们都想保持那种严密和明晰的传统。其实,特色鲜明的分析哲学自身现在所留下来的也就是严密和明晰了,尽管分析哲学在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J.L. 奥斯汀和吉尔伯特·赖尔那里是从对意义、概念或者语言的分析开始的。现在,当身处分析哲学传统中的人正在探讨“后分析哲学”或正在研究“超越分析哲学”的时候,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却乐于谈论分析马克思主义,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这也标识了这种现象,即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人以概念明晰、论证严密这样的高标准(这是英语圈哲学家的目标)作为要求自己的一种方式。

然而,社会科学家对“分析”仍很隔膜。社会科学家强调工具与模型。比如,罗默尔在其《分析马克思主义导论》中声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了“现代逻辑、数学以及建模的工具”(Roemer, eds., 1986, 1)。根据罗默尔的观点,数学和建模尤其重要,因为它们使理论“系统化、简化并模型化”(Roemer, eds., 1986, 1;也可参见 Roemer, 1981, 导论),或者正如“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理论”丛书的声明所指出的那样,该丛书将运用“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和哲学工具”。这是社会科学家的自述(应当强调的是,这套丛书的作者几乎都是社会科学家)。

总体来说,哲学家并不运用数学和建模,尤其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对哲学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特殊的工具。也许有一段时期逻辑被认为是一种工具。这种情况可以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作品中看到,但逻辑实证主义者对逻辑和语言分析的诉求已被放弃很久了。几十年来,所谓的分析哲学家一直强调“分析哲学的风格,其概念的丰富、明晰以及对细节的容忍”(Miller, 1984, 172)。这可以说是上面提到的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家的自述。

如果说分析哲学还剩下什么的话,那就不是方法,更不是工具,而是一

种强调细节、阐释的明晰性以及论证严密性的风格。起初（在罗素以及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著作中），存在着对意义（语言或概念）分析之类的关注。但自从几乎半个世纪前维特根斯坦晚期著作（在晚期著作中，维特根斯坦批判了他本人早期的“分析”）之后，多数人相信不再存在哲学分析的原子了，这一点由于 W.V.O. 奎因对语义分析的批判而得到强化。在这些问题上不管真理到底如何，多数继承分析哲学传统的哲学家已根本不再认为有可供分析的语言或概念原子存在了。哲学分析的历史就这样自然地发展着。然而，当代“分析”哲学确实强调概念的阐释与注释，对含义和论证细节的强调也是其特色，正如许多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中的情形那样。

要找出哲学中所运用的现代分析方法是困难的，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多只是对意义细节以及概念和逻辑含义细节的关注。不管社会科学中的分析到底是什么（社会科学中并没有分析运动的历史），它都非常有别于过去和现在的哲学分析。对于像罗默尔这样的经济学家来说，分析包括数学模型的应用。数学模型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方法，对于这种均衡方法，罗默尔并没有多大信心（1981，10）。在社会科学家中广为流行的兴趣，是运用某种形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将社会现象分析成个人行为。这种情况以不同形式体现在埃尔斯特、普雷泽沃斯基（Przeworski）、泰勒（Taylor）等人的著作中。他们都倡导这样的研究，即运用现在已被称为“理性选择的理论”，在个人理性选择的微观基础之上进行研究。（在第三部分，我将回到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一被广泛讨论的内容上来。）

这种看法导致了对分析本身的某种共识，但这种共识更多的存在于社会科学家之间，而非哲学家之间。首先，当代哲学家几乎都是反基础主义者。哲学家现在的普遍看法是，那种认为存在基本原则或基础的认识是一种误导，是一种源自笛卡儿的错误。在一个理论中，不存在能支持所有其他主张的基础，也不存在能作为其他考察前提的基础。所有理论化的东西都必须发展到与人们的其他思想相一致。其次，许多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最为突出的是米勒（1978）、柯亨（1982）、鲁宾（Ruben，1985）及莱文（Levine）等人（1987）。不像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总的来说并不迷恋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但有一点也是真的，即分析哲学家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总的来说也具有这一特征。

由哲学家所做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很多方面不同于由社会科学家

所做的研究（我怀疑在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只是程度稍低而已）。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差异，在两本重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文本（以马克思著述为研究对象）中得以体现：哲学家阿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1981）和政治学家约·埃尔斯特特的《理解马克思》（1985）。前者更多是注释性和概念性的，而后者则强调理性选择理论。在内容极其丰富的《理解马克思》这本著作中，埃尔斯特实际上没有谈到除柯亨之外的其他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没有将上面提到过的大多数著作列入其长长的文献目录中。尽管这可以理解，但仍让人感到惊奇。无论如何，在那套丛书声明中说存在一种新“范式”（这是一个负载过多含义且模棱两可的术语）是具误导性的。并非只存在一种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也不只存在一种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不论是从理论角度或是从实践角度来看，分析马克思主义都肯定不是具有一套核心信念的运动。从事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持有各种各样的信念和研究路径。

然而，分析马克思主义仍是一个重要现象。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考察领域的存在、尤其是在哲学中的存在这一点，其本身就是重要的。大量的研究正在一个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广大领域中进行。我认为，本书所收文章能够表明这种研究所能形成的价值及其高质量。有一点仍很重要，即尽管有上文提到的研究路径的差异，但还是存在跨学科的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使不同研究的路径得以相互接触（这类研究是以非常实际的方式进行的，即每年在英国召开一次由哲学与社会科学核心人物参加的学术会议）。本书中的研究就是这种跨学科接触的例子。尽管本书的大多数撰稿者是哲学家，但他们的研究很大部分是探讨社会科学家视野中的那种分析马克思主义。本书也包括了社会科学家的文章。不存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但另一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现象却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带到了一起，这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来没有过的。

甚至在哲学中，分析马克思主义也只是一个现象而非一个学派，或者最多只能说是一种风格独特的研究路径。现在，关注严密性及细节的做法在实践中五花八门，而实际上任何形式的理论化和立场都可以依据这一理论化标准予以考虑和评估。对于拥有严密性和细节的哲学考察来说，所有理论方法都可能成为主题。这些理论方法可以包括社会科学家的方法和工具，当然，尽管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不关心这些方法和工具。

如果像保罗·里科亚 (Paul Ricoeur) 所说的那样“不存在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对话的可行方法”[《保卫者》(伦敦: 1988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二)], 那么这就是对分析哲学的误解。我上文提到的那些研究以及本论文集分析哲学家的论文都表明, 马克思主义可以同任何其他理论一样适合作分析的主题。有人可能会认为, 对分析和细节的关注与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关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一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即马克思本人并不这样认为。马克思常谈到自己的研究是分析的, 甚至到了“琐事”这一步(比如可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序言)。不管分析哲学中分析的观念到底是什么, 分析广泛存在着, 我们可以像毛泽东那样说, 辩证法“可以分析任何事物”。如果说辩证思想与分析思想之间存在不一致的话, 我不知道它表现在哪些地方。至于分析方法中是否存在相反的趋势, 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一点我将在下面讨论。

另一方面必须承认, 除了把辩证法看作谈论相互联系和变化的抽象方法外,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给辩证法以任何重要地位。在这个问题上, 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认识倒是相当一致。许多人将辩证法, 或至少是辩证法的应用归为“日益不可信的方法”(丛书声明中的说法)。在对待辩证法的态度上,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确实存在差异。(对于辩证法持同情态度的, 可参见伍德的《卡尔·马克思》。在对辩证法的一种特定解释中, 埃尔斯特也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值得保留的重要贡献。参见埃尔斯特, 1985, 37~48。)对辩证法的忽视足以使一些人回避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忽视会导致严重错误的说法, 可以在本卷书中塞耶斯和曼德尔的论文中看到。我个人认为, 双方的方法论问题都还太模糊, 无法确定对方方法的不一致或逻辑错误。我还认为, 虽然弄清一个人所采用工具和方法的倾向性仍很重要, 但这两种方法都具有合法性。

二、马克思主义经过分析之后还留下什么?

有些人可能会说, 经过分析之后马克思主义已所剩无几。有些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支持这种看法。罗默尔就不能肯定他所支持的研究是否应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 (1986, 2)。在另一个地方, 罗默尔说“当代分析马克思

主义与当代左翼自由政治哲学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这表明存在一个共同的内核”（1986，200）。埃尔斯特斯的判断更严厉、更极端。在他认为马克思出错的地方以及应该被拒斥的东西中，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利润率下降理论、革命斗争中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及无匮乏之虞的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幻想”（1986，4；也可参见188~194）。突出的问题（莱文和诺曼在本书中讨论了这一问题）是，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看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活的东西？如果答案是罗默尔和埃尔斯特所认为的那种，那么许多人把分析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不令人奇怪了[比如可参见施韦卡特（Schweickart，1988）、莱博维茨（Lebowitz，1988）和布劳沃（Burawoy，1989）]。然而，这种判断是错误的。

这样一种总体评价通常是针对社会科学家的，因为社会科学家更为一体化，更具共识。正如我在上文所说的，不同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述在内容上很少有共同点。在实践中，某一作者的主张都会受到别的作者的挑战。假如我们阅读足够多文献的话，这一点是很清楚的。遵循（尤其是在哲学上）分析方法的人，实际上会将任何主张作为考察对象。上文提到的埃尔斯特想要拒绝的任一观点，肯定都有哲学家来捍卫或将其作为分析方法。因此，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现象中，大多数东西都能保留下来，尽管它们遭到过攻击。其中一些争论和观点分歧也可在本书一些论文中看到，尽管并非所有作者都愿表明自己是分析的 and 自称是哲学家。

埃尔斯特斯的《理解马克思》这本著作博大精深，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的观点代表一个学派。其实并非这样。甚至在每年聚会并出版那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理论研究丛书的学者之间，也存在很大分歧。柯亨和埃尔斯特关于功能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问题的争论可能已广为人知。泰勒也向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发出了挑战（《探索》，1986，3~10）。普雷泽沃斯基挑战了埃尔斯特对阶级冲突的解释（Przeworski，1985，223~238）。当你更多地参阅手边文献（包括收在本书中的论文）时，就会看到这种差别是非常巨大的。

不可否认，还是有一些立场被广泛地（即使不是普遍地）被使用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所坚持。我已经提到过人们对辩证法的广泛拒绝。人们也都回避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家中间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应当运用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某种形式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些立场并非被普遍坚持，但我认为，应该认识到它们的